

下場

馥德夫人著
黃吉德譯



馥德夫人著

黃嘉德譯

長篇
小說

下

場

上海西風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重排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Julia Ellsworth Ford's

Consequences

Translated by Huang Chia-Teh

下場

每冊實價貳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馥 德 夫 人
翻 譯 者	黃 嘉 德
發 行 人	黃 嘉 音
發 行 所	西 風 社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
霞飛市場四號
電話八五六四五

★紙價飛漲·暫加五成發售★

小言

在這部小說裏，我嘗試
着表現人類的典型：用
個人去代表幾種不同的
人生觀，在行爲上描寫
相反和對照的見解。

獻給我所愛的人們和一切酷愛國際理想主義的人們

原 序

在戰後輕傲的，幻像破滅的現代，這是一部奇特的出版物。

這本書有一個故事！這裏記載着一些確實的事情！讀者不必把自己化成一柄研究心理的田筆，掘進一個假定的靈魂的深處，在那與現實的世界隔絕了的處所，尋找心靈不斷的顫慄。換一句話說，他無須接受甚麼所謂主人翁的精細微妙的心理分析，而把他叫做小說。異乎華孚夫人（Mrs. Virginia Woolf）的見解，馥德夫人以爲一部小說可以有情有節——由某處開端，到某處結局，事物就在這開端與結局之間動作進行。這是一個很質直很守舊的觀念！

這本書所敘述的都是一些知識階級中抱着切實的人生觀，在道德律中活動着的生動可愛的人物。這也是本書奇特之一點。讀過了大量的現代小說以後，我幾乎不相信這種人物的存在。根據現代小說家的見解，充溢着現代世界的祇是一些浪子、淫婦、酒徒、惡棍，——受慾望的支配和侵蝕，以至於智力靈性完全破產的男女。然而馥德夫人却找到一些知道怎樣說話的人物；他們對於藝術、自然、歷史、哲學、與時代中的事物，都有相當的興趣；他們有的或者是勢利的，有的受了真道德律的束縛；但他們都是儀表非凡的，正直文雅的男女，以人類的實質生活着，而不是林中的野獸。異乎勞倫斯先生（Mr. D. H. Lawrence）的見解，馥德夫人以爲男女真能够切實

的，同在一塊兒生活，感着社交的樂趣，而不必像兩條狗在牆隅張牙舞爪，預備廝殺。這是何等希奇而純正的觀念！

最奇特的是這本書是坦白無愧的一個有主義的故事。他退返到迭更司 (Dickens) 的賊史 (Oliver Twist)、和荒涼之屋 (Bleak House) ●李特 (Charles Reade) 的過勿憚改 (Never Too Late to Mend) ●金士黎 (Charles Kingsley) 的亞頓洛克 (Aton Locke) ●伊理亞特 (George Eliot) 的費利士何特 (Felix Holt) ●托爾斯泰的復活 (Resurrection) ●與左拉作品中那種落伍的，不時髦的文學形式去。在我們的時代，居然有人會以為一部小說須『說到一些事情』；這似乎是不可置信的。這種古舊的，十九世紀的見解還在舞台上佔據相當的勢力——看蕭伯納的鰥夫之室 (Widower's Houses)、勃里兒士 (Brieux) 的壞貨 (Damaged Goods)、高斯華綏的 (Galsworthy) 的正義 (Justice)、奧尼爾 (O'Neill) 的毛猴 (Harry Ape)、——我想，大致是由於易卜生重大的影響。但是現代的小說却已經擺脫了這種道德的桎梏。它對於與人類有關的事物再也不會發生興趣了。然而，馥德夫人像由長睡中醒來的另一個李伯 (Rip Van Winkle) 負起重大的使命去寫這個關於鴉片禍害的故事，其影響的巨大定不在斯多夫人 (Mrs. Stowe) 攻擊奴隸制度的黑奴顛天錄 (Uncle Tom's Cabin) 之下！在這富有藝術意味的小說中，作者把遠東鴉片禍害可怖的實況，歐西帝國主義者縱禍的責任，已把印度和中國征服了的毒品貿易在世界擴充勢力的情形，赤裸裸的呈獻在讀者之前。在歐美富裕開化的可愛

背景上，魏德夫人投了一個猙獰可怖的惡魔的黑影。這個惡魔是我們的慾望創造的，而現在正因為利益的關係不願毀滅它！鴉片毒禍的全部故事就是一個罪惡的故事——西方給與東方的罪惡！在這刺激興奮的敘述裏，魏德夫人重新告訴我們那『罪惡的報酬是死』的古訓。這的確是太古舊了，然而生命和死亡，不也一樣的古舊嗎！

就是這些事實使這本書成為奇特的出版物。我喜歡它也正因為它是這樣奇特。我覺得讀這樣一本瞭解小說主要任務——就是敘述一個故事——的小說，是頂快活的事情。我很歡喜在這本小說中碰到和日常在我家中遇見的同樣的人物。我沉醉於一個不辱蔑、不隔開人道主義的故事。批評家將要以厭視一般寫實的、良善的小說的態度來厭視這本書。但是批評家既不買書，也不讀書。這本書是為大眾而作的，所以會受大眾熱烈的歡迎。

美國紐約社交會堂

約翰何姆生 (John Haynes Holmes)

譯 者 序

馥德夫人的作品和中國的讀者見面，這還算是第一次。她生長於紐約的名門，著作等身，對藝術和文學，都有相當的造詣。她所發表的作品，已經有小說：幻想 (Imagina)、司尼克地尼 (Snickerty Nick)、潘彼得與聖誕老人 (Pan and Santa Claus)、及獨幕劇：霧 (The Mist)。本書是她最近的傑作。

馥德夫人會到過中國和日本，對東方有深切的認識。她很關心東方各種問題，尤其是鴉片問題。本書以戀愛為中心，用旁敲側擊的方法，暴露帝國主義者在東方的罪惡。書中英國某貴族以東方鴉片貿易致富，然而他那從事藝術的獨生子却終於在中國染上鴉片烟癮了。這是一幕多麼滑稽的人生悲劇啊！本書作者站在平民主義的立場上，用公平嚴正的態度，對帝國主義者與東方的關係，作一番憤激沉痛的評論。她對列強的窮兵黷武，兇惡野蠻，貪婪殘酷，攻擊得體無完膚。讀者可以在這裏面，發見明譏和暗嘲，悲喊和怒罵。與其說本書是為弱小民族吶喊呼籲，揚眉吐氣的生力軍，毋寧說它是明目張胆，向帝國主義者挑戰進攻的急先鋒。

本書不是像普通的小說那樣，僅僅供讀者無聊時的消遣而已。它負了一個更偉大的使命。它是有主義有目的的小說。從這裏，讀者對於拆穿了假面具的帝國主義者，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認

識，對於東方問題，可以得到更深切的瞭解。在文學、哲學、歷史、和藝術的研究上，它具有切實的貢獻；在東方文化的發揚上，它更具有不可磨滅的功蹟。

黃嘉德，民國二十年九月六日，上海。

下場目錄

原序

(I)

譯者序

(V)

前部 英格蘭

(一)

第一章 思想的鬥爭

(三)

第二章 偉大的人物

(二九)

第三章 新女性

(五四)

第四章 郊遊

(六五)

第五章 獵豔健將

(八二)

第六章 夏威夷的宴會

(八五)

第七章 Aloha

(八七)

- 第八章 到中國去……………(九二)
- 第九章 草地上……………(九八)
- 第十章 松柏大寺……………(一〇四)
- 第十一章 友情……………(一一六)
- 第十二章 家事……………(一二〇)
- 第十三章 畫室裏的一幕……………(一二五)
- 第十四章 拿破崙與朋友教徒……………(一二九)
- 第十五章 潘巴丁與巴推克……………(一三七)
- 第十六章 隔膜……………(一四一)
- 第十七章 哈遜河畔……………(一四七)
- 後部 中國……………(一五七)
- 第十八章 船上……………(一五九)
- 第十九章 日本戲院……………(一六七)
- 第二十章 北平花園的午餐……………(一七二)

第二十一章 模範工廠

(一八〇)

第二十二章 永生之門

(一九一)

第二十三章 復仇

(二〇一)

第二十四章 痛苦的掙扎

(二一二)

第二十五章 下場

(二一六)

第二十六章 懺悔

(二二九)

第二十七章 真情的流露

(二三八)

第二十八章 毒禍的根源

(二四四)

第二十九章 逃亡

(二五二)

第三十章 胡俠醫生

(二五八)

第三十一章 侯爵

(二六三)

第三十二章 生命的意志

(二六八)

附錄一

(二七七)

附錄二

(二七八)

前
部
：
英
格
蘭

生命的功課是在真理的感覺，

因為真理是永遠以新的方法自顯的。

——克魯特勃勒登 (Claude Bragdon)

第一章 思想的鬥爭

『啊，生命的織者！』

釋放我，讓我去做我靈魂所愛好的工作吧。』

在一條兩邊種着古柳樹的長街的盡頭，隱約看得見一座浴在暮色蒼茫中的巍峨華麗的英國古堡的輪廓。窗裏照射出來的燈光暗示着歡樂的生活。古堡中有點異樣的騷動。有一個房間特別洋溢着春花的清香。村樹的枝極靜靜的站在地板上的中國花瓶中。在一座鑲花的大櫃上滿列着盆盆的君影草和蘭花，兩旁各立着一枝高大的蠟燭。

一個英國老婦人正把一張蓋着維尼思紅天鵝絨的刻花大床安置停當。她在火爐前擺了一隻椅子，吩咐下人們多搬些乾柴進來，又把蠟燭都點亮着。

『少爺喜歡燭光，也喜歡在火爐裏放着足量的乾柴。瑪麗，拿一些花到更衣室去，』她向那青年的女僕——就是她的女兒——說。『約翰生，』她轉身問那新來的僕人道，『房間都整理好了嗎？』

『都弄好了，披更司夫人，』這男僕恭恭敬敬的應着，態度溫順而謙卑。

在那大壁龕之中有一隻沙發，一隻椅子，一隻小桌，一座大書架，還有幾張中國畫；其中一幅佛廟圖和一幅明代的山水畫受了時間的侵蝕，已經變成灰暗色了。書架之上滿掛着各種中國的

古玩、玉飾、水晶，這邊有一座鍍金的觀音像，穿着長垂的外套，赤裸裸的雙足踏在金蓮花葉上，那邊有一座靜坐着的金佛祖像，那神秘的微笑和反省的眼睛是在盎格羅薩克遜人種面上所找不到的表情。

披更司夫人自言自語道：『少爺爲甚麼不要那些出自名手的聖母像和基督的美麗古畫，而總喜歡這些異教的神像呢？他要甚麼，他的父親沒有不給他的。』

她用天主教徒的虔誠在這些異教神之前打一個十字，猶如那些異教徒向他們的菩薩禱告，保護他們在基督教淫威下的同胞和土地一樣。

『不要動架上那口廟鐘，』她告訴正在拂塵的約翰生說：『老爺不准人家移動這些東西的。』

『可是東西擺在這樣高的地方，灰塵很厚，』約翰生申訴着說。

『約翰生，記着，就是頂親信的侍僕也不准動這些東西的，不管是書是畫。』

『是的，是的，』約翰生應着說，『我曉得了。』

『把那幅圖畫上的燈開亮了——你看，漆黑的山上立着一座廟多好看啊！我們的禮拜堂幸虧不是建在這種可笑的地方。你看山下那些渺小的人們怎會跑得到上邊去呢？』

『但是半山就有一座廟的，這邊還有一座小的，』瑪麗說，『約翰生把燈扭亮了，你還看不見嗎？』